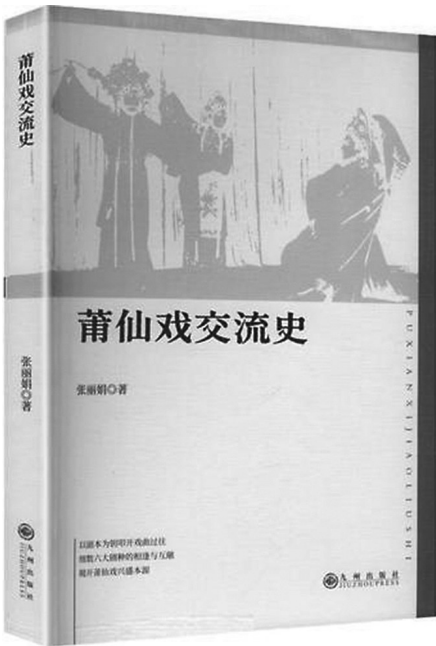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指南。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7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莆仙戏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极富艺术特色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传承和弘扬。

莆仙戏是地方小剧种。虽然如此，但她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其历史悠

芭蕉叶叶为多情

□陈志勇

行走在老家，满眼都是洗眼的绿色。或是嫩绿，或是草绿，或是深绿，或是墨绿，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深深浅浅、不同形态的绿，绘出了希望的色彩。

在童年记忆中，每逢夏季，我和小伙伴们要去萩芦溪游泳的时候，就会扯下几缕宽大的芭蕉叶，放在头上遮太阳，一路上哼着小歌，高兴得很。到了夜里，我们就在芭蕉树下找蛐蛐，捉萤火虫，直到家人反复催促，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睡觉。有时候，小孩子发热的时候，还把芭蕉叶当席子睡，冰凉惬意，好像体温很快就会降下来。

炎炎夏日，我来到荷塘边，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着实吃了一惊，真想不到这两棵我4年前亲手栽种的芭蕉树居然还活着，清新，翠绿，惹眼。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曾听说：“火烧芭蕉心不死。”被火烧过的芭蕉树会长得更茁壮、更茂盛，结出的芭蕉会更大、更饱满，因为火烧死了寄生在树上的害虫，树根的灰烬为树的成长提供了养分。

去年一场大火，把村里100多亩农田的芦苇、杂草烧光了。荷塘的两棵芭蕉树也未能幸免。父亲介绍，当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一阵风把几个火球抛到这两棵芭蕉树上，噼噼啪啪的声音持续十几分钟，便吞噬了芭蕉树，待火慢慢熄灭后，芭蕉树已一片焦黑，面目全非。

在山区，芭蕉树算不上什么稀罕物。房屋前后、池塘旁、水沟边，随便栽上一棵，浇点水，就能活。芭蕉树生长的速度令人惊讶。几年前还只是一棵小小的幼苗，一眨眼，已经长成了茁壮的芭蕉树，植株高大挺拔，叶片宽大浓翠，姿态婆婆潇洒。大大的芭蕉叶下还藏着三五个芭蕉塔，一节节一圈圈的芭蕉是动人的果实。

我震撼于芭蕉树的坚韧和绵长，它一年一生，在生命巅峰时期开花结果，然后轰然倒下，化作养料，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守着这一片小小的天地。

芭蕉虽没有竹子那般坚韧的枝干盘根，也不同于路边柔弱的野草，却自有一种疏疏朗朗的姿态，挺拔、飘逸，绿意盈盈地立在天地之间。

在田厝在水一方景点，有几棵芭蕉树，特别旺盛青翠，一片潇洒的绿，透着无限的清幽，绰约而又宁谧。古宅的窗户正对着那几棵芭蕉树，清晰地看到四季更迭时，芭蕉树的变化。从春到夏，芭蕉树的叶子不断地冒出。待几场绵延的夏雨过后，宽大的芭蕉叶慢慢变绿，进而逐渐繁茂、葱茏。它们迎风而立，姿态清雅秀丽，仿佛唯有这一窗的绿意才是夏天最美丽的画面。

提到芭蕉，自然会想到雨。种蕉可以邀雨。在芭蕉树长得最为茂密的盛夏，一场雨说来就来。我坐在老屋中，隔着窗看到细密的雨纷纷洒落在大片苍翠的芭蕉叶上，它们或被弹开，或顺着叶片流下。雨水打在芭蕉叶上的响声，清脆，空灵，如同绿色的音符滴落进我的心房。仿佛那多情的芭蕉树，把美好的光阴全都交给了淅沥的雨滴，全都交给了在窗前久久伫立的我。我不禁想起李清照的“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此时此刻，再硬的心，怕也是软了，再多的愁，怕也是化了。

一样芭蕉，不同情思。在荔枝，是江湖飘零的思乡苦；在杨万里，是时令恰好的新欢喜；到了丰子恺，红蜻蜓、绿芭蕉，成了一幅趣味清新的静物画儿。芭蕉，均无一丝造作喧嚣，凭几分浓绿之意，一舒一卷之姿态，便默默吐纳清凉之气。翠绿的芭蕉叶仿佛在自动摇动扇子，为人们带来凉爽，让人的心情也随之放松。

芭蕉分绿意，树下生清凉。因为我早已懂得，真正的凉意，在于自身内心深处的澄澈与舒展。

而我，只希望自已，可以像芭蕉一样，不断长出新叶，生出新我。做到“苟日新，日日新”。

深挖地方戏曲交流脉络 践行新时代文化传承使命

——评《莆仙戏交流史》

□陈支平

久，艺术造诣精湛，生命力顽强。至今仍在莆田市及邻近的惠安、福清的交界地带乡村演绎，成为我国地方剧种在民间传承最为兴旺的典范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来考察莆仙戏的交流历史，就显得十分具有文化意义。张丽娟博士的《莆仙戏交流史》一书，正是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明清之际，莆仙戏与外来的戏曲进行交往，由兴化杂剧发展成为独特的地方声腔“兴化腔”，走向成熟。莆仙戏与诸多外来戏曲声腔产生交流，其中明代南戏四大声腔尤其弋阳腔对莆仙戏影响深远，在其发展成熟后莆仙戏主要是与梨园戏、潮剧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莆仙戏则主要与闽剧、京剧等成熟剧种产生互动。此外，傀儡戏(木偶戏)与莆仙戏的渊源关系贯穿莆仙戏发展历程，是与莆仙戏共存但又互相交流的重要剧种。本书重点探究莆仙戏与弋阳腔、梨园戏、潮剧、闽剧、京剧、傀儡戏等剧种的关系，通过剧本这一客观载体进行文本分析比对，具体结合戏曲诸要素，描述莆仙戏与这些剧种存在交流的现象。然

后，透过现象，多维探究戏曲交流活动背后的深层内蕴，挖掘莆仙戏和这些声腔剧种产生交流的历史条件，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考察莆仙一带与这些地方戏曲所在地的渊源关系，揭示戏曲交流的驱动力与赋能来源，以及反思在戏曲交流中如何保证剧种本体的特性，从而为指引戏曲传播发展的方向提供有益参考，使研究更开阔、更具现实意义。

本书的另一可贵之处，是作者勇于面对当今激烈变迁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对莆仙戏的交流与传统开展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近年来，我们国家强调“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力度”，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并且“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莆仙戏是福建地区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张丽娟博士作为高等院校的一线教师，积极推进莆仙戏专业知识进课堂。促进学院与莆仙戏行业共建实训基地，引进行业专家，充分利用行业资源，创新研究生培养。学院研究生培养实行共建行业导师与校内导师分

职机制，加快研究生产出，促进研究生教学高质量转化。同时为加快推进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和未来职业发展能力。与此同时，为了提升莆仙戏文化传播理论素养，学院授课老师近年来一直从事莆仙戏文化交流相关研究，按照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开设《莆仙戏文化传播》课程。通过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莆仙戏传播的相关分析工具和方法，把握莆仙戏传播的过程、方法与规律，并以当代莆仙戏发展现状为主体框架，培养学生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思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之成为既擅长传播理论又掌握文化发展规律的复合型人才。

张丽娟博士的《莆仙戏交流史》一书，不仅探讨了莆仙戏以往的发展交流历史，更立足于当今现实，对莆仙戏的进一步发展和交流，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我相信，张丽娟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可以把莆仙戏的学术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作出绵薄的奉献。

牛角屿的灯塔

□许涓



南日岛灯塔 陈晓威 摄

潮起三湾

牛角屿的灯塔，静静伫立在南日岛西侧的礁石之上。灰白色塔身饱经海风与盐雾的侵蚀，看潮起潮落，望帆来帆往。它不只是一座海上航标，更是海岛精神的象征，映照一代代南日岛人向海而生、敢闯敢拼的风骨。千百年来，风浪磨砺岛民的筋骨，大海孕育不屈的品格，从耕海谋生到逐梦四方，无数南日儿女从这片礁石海岸出发，在山海之间书写奋斗的篇章。

大海给予南日岛人馈赠，也给予重重考验。旧时的岛民，驾一叶小舟讨海为生，与风浪博弈，在潮起潮落之间求取生计。面朝茫茫沧海，没有安逸坦途，唯有敢闯敢拼，方能在孤岛上扎根生存。这份向海求生的底色，沉淀成南日人敢为人先的性格，刻进一代代人的血脉之中。

20世纪90年代，海岛迎来一次勇敢的尝试。彼时鲍鱼养殖对于本地渔民而言，还是一片陌生的领域。没有人有成熟经验，海域条件、苗种培育、海上渔排搭建，全要一步步摸索。南日岛人不惧未知，敢为人先，大胆引进鲍鱼苗，在海上搭建渔排，反复试养调试，克服海浪侵袭、水温变化等重重难题，终于把鲍鱼养殖做成海岛的支柱产业。曾经只靠海带、紫菜度日的海面，一排排渔排绵延海面，南日鲍的名号渐渐远播四方。普通渔民跳出传统讨海的旧路子，靠创新与实干，闯出一条蓝色致富路。大海不再只是索取渔获的场所，更成为岛民耕耘的蓝色良田。产业的突破，正是南日人敢闯敢拼精神最生动的写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片海不仅孕育海洋产业，更孕育出一批又一批走出海岛的优秀儿女。他们带着海岛赋予的坚韧，奔赴祖国各地，在不同岗位发光发热，成为家乡的荣光。从碧海疆场到政务岗位，从高等学府到燕园书窗，出身海岛的他们，身上都带着大海赠予的特质：坚韧、务实、敢闯。他们是海岛的领头人，以自身的奋斗为后辈树立榜样。有的人守护海疆，有的人耕耘教育，有的人求知向学，虽奔赴四面八方，但心底始终牵挂着故土的潮声。

灯塔之下，我们看见两种奔赴：一部分人留在岛上，守着渔排与礁石，改造海洋，发展养殖，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好；一部分人辞别故土，扬帆远航，在更广阔的天地拼搏，却从未割断与海岛的羁绊。无论身在何方，那一片海，那一座灯塔，永远是心底的坐标。

回望过往，南日岛人的拼搏，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普通人靠着双手向大海讨生活，开拓者敢为人先探索新产业，优秀人才走出海岛，以学识与才干回馈时代，又反哺故土。礁石之上生长的，不只有渔排与海产，更有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大海教会这里的人直面风浪，不惧失败，敢想敢干，既有向海求生的务实，也有奔赴远方的勇气。

暮色降临，牛角屿灯塔的光芒缓缓亮起，一束清光扫过万顷碧波。它见过渔舟归港，见过千帆远航，见证海岛的沧桑变迁。浪花一遍遍拍打礁石，岁月流转不息。灯塔的光，既是指引船只归航的航标，也象征南日岛人代代相传的精神。无论游子走得多远，无论风浪如何起落，牛角屿的灯塔，始终静静伫立，照亮海岛，也照亮一代又一代人奔赴理想、平安归乡的路。

为什么总是在九月

□杨健民

又听到赵雷的《成都》：“分别总是在九月”——他把九月唱成了一座月台。海子也写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赵雷的九月没那么神，只有小酒馆、垂柳和一句“带不走的只有你”。在他的歌词里，九月不是分别的季节，九月是“清醒”的季节——有些城收留你一阵，不收留你一生。

活过人间九月的人都知道：九月岂止是分别？它是夏天松手、秋天接住的那一秒；是课程表重新发下来、简历重新投出去、稻子低头、螃蟹上桌、人把“再躺一下”的梦叠进薄外套的那一月。

六月才哭得凶：散伙饭、同学录、操场上的拥抱，顶着烈日，穿着博士硕士学士服，拉着父母拍毕业照，校门口喧闹一片。可六月之后还有暑假——西瓜、空调、半夜的语音通话，把离愁稀释成一滩一滩的糖水。人以为自己告别过了，其实只是暂停。

真正拔掉插头的，是九月。夏天负责相爱，秋天负责结账，六月把人哭湿，九月把人烘干。

我认识的几位博士，离别都不爱热闹，他们爱转场，爱夏天过后的九月。因为春天太甜，夏天太热，冬天太硬；只有九月，天高云淡，还能把六月的眼泪烘干。

九月其实是最有心机的。白露一过，墙根的三角梅不疯了，那些坊巷的青石板被夜雨一洗，白天太阳一晒，蒸汽里混着花香和奶茶店的桂圆红枣味。傍晚的风，先把你哄凉，午后又给你一巴掌——32℃的秋老虎就站在路口。人们懂得：九月不是秋天到了，而是夏天还不想走、秋天已经进门的拉锯战。白天短袖，夜里薄衫，什么好像都在抢夏天的尾巴。

《月令》里的白露：“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那不是走，是“有方向地走”；不是丢，是“先囤着过冬”。九月的田地不抒情，它只做一件事：把春天许的愿、夏天熬的汗，结成了果。所以九月是大地的结账日。这里说几个片段。

片段一：九月初某一日，图书馆门口一个男生还《恋地情结》，书里夹着两张电影票根，日期是四月。管理员阿姨扫条码，头也不抬：“逾期三天，罚一块五。”他掏零钱的时候在笑，不是开心，是终于敢把春天的事，按秋天的价还掉。爱情要是也能这么利落：到期、罚钱、销账、重借，多好。

片段二：小学门口的家长团。九月一日七点半，小学门口，妈妈们举着水壶、扇子、备用校服，像后勤纵队。爸爸却蹲在花坛边猛吸半根烟，说：“去年还牵她进小班，今年就自己背书包了，头都不回。”旁边另一位家长接话了：“囡囡不回头，是怕你哭；你蹲这儿，是怕自己没用。”九月最残忍的母爱父爱，就是学会被甩在花期外面，还假装云淡风轻。

片段三：一小伙子辞职，退宿那天，他把工牌挂在工位显示器上，没摘。新来的小伙坐过来，盯着工牌看半天，问：“这谁啊？”主管说：“九月走的，走之前把三季度复盘写完了，比谁都体面。”工牌不响，却比任何离歌都大声：成年人最大的温柔，是把尾巴收干净了再消失。

这些片段指向同一个结构：九月是“结算与重启”的折叠时刻，每一段告别背后，都藏着一份新契约的草稿。九月不生产悲伤，它只负责清算，然后把空账户递给你，问：下一笔存什么？

这个逻辑，在电影里被反复验证过。《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爬出下水道是在九月的一个雨夜——银幕上没有日历，但原著写得很清楚。暴雨冲刷一切，他在泥浆里爬了500米，站起来的时候，身上的囚服被雨水脱掉，像蜕了一层壳。九月在这里不是季节，是仪式：把旧的自己埋进土里，让新的自己从泥里长出来。

《海上钢琴师》里，1900决定不下船的时刻，发生在九月。舷梯走到一半，他望着纽约的摩天大楼，烟雾像城市的呼吸，然后把帽子扔进水里，转身走向弗吉尼亚号。他说：“阻止我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看不见的。”九月正是那个“看不见的边界”：一道透明的门槛，跨过去才知道自己换了季节。1900比谁都清楚：有些门不是用来通过的，而是用来确认自己属于哪一边的。

《死亡诗社》里，尼尔开枪自杀是在冬天，但他的悲剧早在九月就埋下了种子。新学期第一堂课，基廷老师站上讲台，说：“诗歌、美、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可九月的光照不到十二月——尼尔的父亲在圣诞节把他拽回家，告诉他“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九月给了尼尔翅膀，十二月把它折断。九月的残酷在于：它让你看见另一种可能，却不保证你能抵达。

这三部电影里的九月，说了三件事：安迪证明了九月可以重生，1900证明了九月可以坚守，尼尔证明了九月可以辜负。九月不承诺结局，它只提供选项。你是什么样的人，九月就把你放大成什么样子。

回过头来看赵雷写成都，写“带不走的只有你”。可九月最狠的那一句其实是反过来的：你以为你带不走成都，其实成都早就住进你骨头里；你以为你离开了谁，其实你只是被九月重新分配了角色。有位作家把上半年的废稿撕掉，重新起一行：“九月，再活一次。”

为什么“总是”在九月？人类把开学放在九月，把秋收放在九月，把中秋放在九月，把中国农民丰收节放在秋分，把“一年走了三分之二”的惊慌也放在九月。所以九月从不擅长告别，它把“告别”翻译成“开始”。

安迪在九月学会了用锤子凿墙，1900在九月学会了拒绝陆地，尼尔的同学们在九月学会了站起来念诗。而我们在九月学会了什么？

九月的问题，从来不等别人回答，它只等你动。动一下，答案就有了。九月是最擅长逼你面对现实的月份，所以，别在九月里寻找诗意。九月本身就是一首不押韵、不抒情、只陈述事实的诗。它的第一行是“该走了”，最后一行是“该做了”。中间全是省略号，等着你去填。

安迪填了自由，1900填了孤独，尼尔的同学们填了勇气。那么你呢？你准备在自己的九月里，填上什么？九月不是答案，九月是提问。它问你：夏天结束了，你呢？

